

世界文学名著

[英]萨克雷著 彭长江

名利场

湖南文艺出版社

1561.4  
34  
1

世界文学名著

# 名利场

上

[英]萨克雷著 彭长茂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开幕前的话

戏班班主坐在台上幕前，向集市望去，打量着这闹哄哄的去处，一阵深沉的悲凉不禁袭上心头。只见集市上有大吃大喝的，调一会情又另寻新欢的，笑的，哭的，抽烟的，诈骗的，打架的，跳舞的，拉琴的；其中有横冲直撞的恶汉，有色迷迷地瞧女人的阔少，有掏兜儿的小偷，有监视动静的警察，有摆起摊子吆喝的江湖客（跟我同行，叫他们遭瘟疫！）。跳舞的戏子衣服亮闪闪，可怜的翻斤斗的老头儿脸上涂着胭脂；乡下佬只管看热闹，哪里知道有轻手君子正从后面对他们的口袋施手法呢。不错，这正是虚幻集市：这当然不是正人君子的去处；也不是什么快活地方，尽管热热闹闹的。不信就瞧瞧戏子和丑角们下场之后的脸色，瞧瞧丑角汤姆洗去油彩，在帐篷后坐下来和老婆及他家的小丑角们吃饭的情景。戏就要开场了，汤姆又会出来边翻斤斗边叫：“您好哇？”

即使是爱沉思的人，到集市上走走，见到这种场面，我想也是不会因自己或别人嘻嘻哈哈而不快的。他会偶尔碰上一件幽默的事，令人好笑，或是一件善举，令人感动。比如一个俊小孩，眼望着姜汁面包摊儿，或是一个俏姑娘，红着脸听情人边跟她说话边给她买礼物。那边大篷车后面，可怜的丑角汤姆带着一家老小在啃骨头，这一家老实人就靠他翻斤斗糊口。但总的印象是令

人愁而不是逗人乐。不过当你回到家里坐定，冷静下来，陷入沉思，心境也就豁达了，又看你的书，做你的事去了。

我给《虚幻集市》这个故事加上的就是以上这么点教训。有人认为一切集市都是不三不四的地方，避之惟恐不及，连用人和家眷也不准看。他们很可能是对的。但也有人看法不同，他们或游手好闲，或为人宽厚，或喜欢挖苦，兴许想逛上半个钟头，看看各种表演。台上有形形色色的场面：可怕的格斗、威武雄壮的马术、奢华的生活，以及普通人家的情景；为多愁善感的人上演的言情场面，以及轻松的喜剧场面等。这些场面都有恰当的布景，有作者评论的蜡烛将其照得通亮。

戏班班主还有什么要说的呢？要说的就是：他的戏班在英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各界惠然光临，得到报界尊敬的编辑先生们的捧场，以及各位贵人的提携，真是不胜感激。他想到自己的木偶戏为国中高雅之士所赏识，觉得很是荣耀。众人都说那个叫蓓基的小木偶关节格外灵活，一动牵线，就活蹦乱跳的，因而声名雀起。虽然欣赏那个叫阿米丽亚的洋娃娃的戏迷少一些，但美工师在雕刻造型和服装设计方面也花了最大的心血。那个叫杜宾的木偶很逗人，很自然。那场童子舞也有人喜欢。请注意那个名叫“黑心贵族”的服饰华丽的木偶，为了制作它曾不惜工本，在这次非凡的演出结束时，尼克老魔就会来把它带走。

戏班班主说完这一席话，深深地向看客鞠了一躬，退到后台，接着幕启。

1848年6月28日于伦敦

## 译序

本书作者萨克雷全名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4)，英国 19 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于 1811 年出生于印度，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收税员，家境比较富裕。他出生时母亲就丧失了生育能力，四岁时父亲去世，因此他是家中独子，一人继承了父亲的一笔相当丰厚的遗产。他六岁时被送回英国求学，十一岁入查特豪斯私立中学。在这所学校，他不满当时的教育制度，对所学课程不感兴趣，成绩平平。中学毕业之后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闲荡了一年半，中途辍学。此后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条业余绘画的道路，到法国巴黎和德国魏玛游学。二十岁的时候 (1831)，他听从家里的意见，回到伦敦学习法律，其实他完全是在闲荡，结果又半途而废。他后来回顾这一时期，说自己没有一天不是虚度的，但他在闲荡中观察了社会，了解了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为日后创作打下了生活基础。

萨克雷在闲荡中进行赌博，输掉了一部分财产；二十二岁时 (1833)，他存钱的银行破产，几乎把他的财产一扫而光，只剩了每年一百镑的收入。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如果没有这场大祸，他也许终生不过是个碌碌无为的富贵闲人而已。贫困使他放下架子，从事当时人们视为下贱的卖文生涯。二十五岁时 (1836)，他娶了爱尔兰一位陆军上校的女儿伊莎贝拉·萧，生下三个女儿。四年后妻子不幸精神失常，疯疯癫癫一直到死。

萨克雷为生活所迫，更加发愤写作，终于成为一代文豪。开头他写一些幽默故事、特写和诗歌，如《巴黎杂记》(Paris Sketch Book)、《爱尔兰杂记》(Irish Sketch Book)、《巴利·林登的遭遇》(The Luck of Barry Lyndon)、《势利小人集》(The Book of Snobs)，获得初步成功。但他的成名作是1847年起在《笨拙》(Punch)上连载、1848年完成的小说《虚幻集市》(Vanity Fair)。这部小说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坛上的地位，他的作品有了稳定的市场，成了他经济情况的转折点。此后他的创作进入全盛时期，作品接二连三发表。他其他的重要小说有《潘丹尼斯的历史》(The History of Pendennis, 1850)、《亨利·埃斯蒙德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 1852)、《纽科姆一家》(The Newcomes, 1855)、《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s, 1857—1859)。他的散文中最有名的是《势利小人集》和《转弯抹角的随笔》。他的文学批评集有《英国的幽默作家》(The English Humourists)，诗集有《民谣集》(Ballads)。

《虚幻集市》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它写的是真实。萨克雷在该书第八章说：“了解真相就得据实直说。这样一来，就必然抖出许多令人不快的事来。”这个真实当然是作者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书中描写了骄奢淫逸的贵族、满身铜臭的资本家、流氓无赖式的乡绅、以及纨绔子弟、吸食殖民地人民血汗的寄生虫、等等。他们骄横、贪婪、趋炎附势，往往翻脸无情。他们不但与外人勾心斗角，在家族内部也是你争我斗。然而，萨克雷并不只是鞭挞贵族、资本家等统治阶级。他鞭挞的对象是弥漫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私自利。例如，贯穿全书的人物丽蓓卡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本家，而是家庭教师。但她狡猾无比，为了往上爬，可说是费尽了心机。另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物阿米丽亚温和善良，与夏普小姐恰成对照，但她也是自私的。她的自私不

是表现在金钱方面，而是表现在感情方面，她不想嫁给杜宾，却想永远占有他的心。自私不但表现在上层人物身上，也表现在下层人物身上，如皮特爵士的用人管家霍洛克斯的女儿，为了当爵士夫人不择手段；她一旦有了一点权势，就对其他用人百般欺压。又如乔斯的用人伊西多，千方百计谋取乔斯的财产。对于萨克雷来说，一个人当前的地位与为人并不说明他的本性。他说：“只要考虑到各人受到的诱惑不同，谁能说自己比邻居品德高尚些？”

萨克雷对自私自利进行批判，不是从受害者方面对坏人坏事进行控诉，而是以看破世情的态度，对自私自利者进行嘲弄。他使用的主要手法是“命运的作弄”(irony of fate, 或 situational irony)。用句俗话说，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用曹雪芹的话说，就是“机关算尽忒聪明，反送了卿卿性命”。以丽蓓卡及其夫家的人为例。丽蓓卡挖空心思想挤进上流社会，结果落了个凄凄惶惶到处流浪、与社会渣滓为伍的下场。她的丈夫罗顿娶了她，开始心满意足，最后被人称为“老王八”，离开妻子，到殖民地当总督，不久客死他乡。她的公公老皮特爵士几十年中勾心斗角，阴谋策划，临死之前成了个白痴，死后无一人哭泣，只得到了狗的几声哀鸣。罗顿的继母以美貌、青春换取爵士夫人的头衔，结果成了行尸走肉，病了无人理睬，郁郁以终。罗顿的哥哥在父亲死后当了议员，野心勃勃，想谋取高官显爵，结果灰溜溜地回了老家。罗顿的姑妈克劳利小姐说自己的亲戚全都巴不得她早死，谋她的钱财，先是受到别特太太的严密控制，死前受到索斯唐夫人的摆布。罗顿的婶娘别特太太为了谋到克劳利小姐的财产，先是撮合罗顿与丽蓓卡的婚事，使得罗顿失去了姑妈的欢心，然后严密控制克劳利小姐，但后来丈夫锁骨跌断，她不得不回家去，谋夺遗产的计划告吹。书中的其他人物也无不如此。塞德利老夫

妇开头兴旺发达，后来破产，贫穷潦倒到死。女儿阿米丽亚嫁给了乔治·奥斯本，但乔治不爱她，婚后一个星期就同别的女人寻欢作乐。阿米丽亚有所怀疑，但不知底细。乔治战死后，她只记得他的好处，长期守寡，怀念着他，最后丽蓓卡把乔治约她私奔的信摆到阿米丽亚面前，打碎了她心目中的偶像。杜宾最终娶了一生追求的阿米丽亚，但现实的阿米丽亚远非他原先心目中的样子，从而感到幻灭。阿米丽亚也觉得婚后杜宾并不怎么爱她。阿米丽亚的哥哥乔瑟夫一生婚事不成，最后（据作者暗示）死在丽蓓卡手里。连极其次要的人物也是如此。老皮特爵士的男管家霍洛克斯的女儿想谋取爵士夫人的头衔，结果皮特爵士一病倒，她就被当作贼赶出了爵士府。别特的儿子詹姆士被派到克劳利小姐家去讨小姐的欢心，抽了一袋烟，就被克劳利小姐下了逐客令。作者在小说结尾说：“啊！一切都是虚幻！我们活在世上，有谁真正快乐？谁能称心如意？遂了心愿，谁又觉得满足？”

作者对所描写的社会生活的态度决定了他为本书所取的书名。萨克雷于 1846 年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想到的书名是 A Novel without a Hero。几个月以后的一天深夜，他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在屋里转了三圈，口里念着“Vanity Fair, Vanity Fair, Vanity Fair”。于是 Vanity Fair 就成了本书正式的书名。这个名字来源于班扬的《天路历程》。该书第 84 页说，朝圣的路上，有个城市，名字叫做 Vanity，城里有个 fair，这 fair 叫做 Vanity Fair。本书通行的译名为《名利场》，但译者认为，本书的书名应译为《虚幻集市》。

根据班扬的描写，这个 fair 是具体的“集市”，因为在这个 fair 上，有各种各样的“货物”出卖，如房子、土地、职业、地方、荣誉、高官、头衔、国家、王位、欲望、乐趣、妓女、嫖客、妻子、丈夫、孩子、主人、用人、生命、血、肉体、灵魂、

金银、珍珠、宝石等等。集市上还有各种娱乐活动，如杂耍、游戏、戏剧、丑角、猿猴，也有集市上的各种寄生虫和罪恶，如流氓、无赖、盗窃、凶杀、私通；假惺惺的赌咒发誓。这里的同类货物都集中在一条条“街”上，以便寻找。读者只要把这个描写与本书开头的“开幕前的话”里对 *Vanity Fair* 的描写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二者是一脉相承的。萨克雷以具体的“集市”来比喻抽象的“社会”，也就是说，是以实喻虚。

班扬说，这个集市之所以叫做 *Vanity Fair*，是因为这个城市比 vanity 还要轻，也因为那里出卖的东西和拿到这里来的东西都是 vanity。这里的货物的总称是 vanities。那么，Vanity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朝圣者们不想买 vanities，要买“真实”，这个集市上的店主们就蔑视、嘲弄、斥责、殴打他，鞭笞他，用刀、剑刺他，用石头砸他，最后把他烧死。可见 vanities 与“真实”是截然相反的东西，那么 vanity 的意义只能是“虚假”、“虚幻”、“虚幻货色”。萨克雷在本书第八章中说：“*Vanity Fair* 是个极端虚幻、邪恶、无聊的地方，到处是欺诈、虚假和冒牌货。”其命意也是如此。

而通行译名《名利场》就不同了。首先，“场”是抽象的，如“情场”、“官场”中的“场”，也就是说，《名利场》这个书名是以虚指虚。第二，“名利”二字也不能完全概括 *Vanity Fair* 上的形形色色，因为中国人一谈到“名利”二字，就联想到做官、经商、著书立说等等，就是说，不管手段如何，求名求利的人所做的事是一种职业，而且是正当的职业，中国人不会把嫖娼、赌博、男婚女嫁、生孩子说成是追求名利。第三，中国人谈到“名利”，并不认为就是“虚幻”的同义词。“名垂青史”是正直的中国人最高的追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公认的道德标准。

当然，书名的翻译可以自由一点，不必深究。例如美国小说

Gone with the Wind 有的译为《飘》，有的译为《乱世佳人》可说与原文相去甚远。但这是因为 gone with the wind 这个词组并不出现于正文，不影响正文的翻译。而本书不同。据译者统计 Vanity Fair 在正文中共出现七十三次之多，还有许多地方只出现 Fair 一词，有时只出现 Vanity 一词，但都与二者合在一起时同义。因此如何翻译书名，大大地影响到正文的行文方式。现略举三例如下。第十七章中有这样一段：

They asked about him (Rawdon Crawley) once or twice at his clubs, but did not miss him much; in those booths of Vanity Fair people seldom do miss each other.  
俱乐部的人有一两次问起他的情况，但并不很想念他。虚幻集市各摊位上的人们难得互相想念。

如果把这一段里的 Vanity Fair 译为“名利场”，那么“摊位”从何而来？因为“摊位”与“市场”、“集市”密切相关，而“名利场”与“摊位”一虚一实，互不相关。第十九章有这样一段：

This, dear friends and companions, is my amiable object, to walk with you through the Fair, to examine the shops and the shows there; and that we should all come home after the flare, and the noise, and the gaiety, and be perfectly miserable in private. 亲爱的朋友和伙伴，我用心良好，目的就是陪你们走遍集市，把那儿的店铺、戏文都看个仔细，经历过其中的排场、喧闹和欢乐之后，回到家里各自私下里去烦恼吧。

这里的 the Fair 显然指 Vanity Fair。如果将其译为“场”或“名利场”，同样与上下文不相容。

第四十一章中有这么一句话，其中只出现 Vanity 一词：

for so it was that Becky felt the Vanity of human affairs, and it was in those securities that she would have liked to cast anchor. 因为蓓基就是这样觉得世间诸事虚幻，只想在那安稳的地方抛锚停泊。

这里的 Vanity 第一个字母大写，显然与书名中的 Vanity 同义。如果按书名中的译法译成“名利”是很不妥的。译为“前途渺茫”，挨着了“虚幻”的边，但还是直接译成“虚幻”为好。

一个新的译本的存在价值首先在于其新。但做到“新”，书名新不是主要的。本译本在一般的行文上，在切合原书风格上，都作了许多新的尝试，但要完全避开前人的译法是不可能的。新的东西是好是坏，只能留待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去评说。就是以上关于萨克雷在本书中揭露的对象、批判的方式以及书名译法的意见，也有待大方之家指正。

译者

1995年4月18日于长沙

---

注：译者阐明的道理很正确，但经我们反复考虑后，新译本封面书名仍沿用旧译名《名利场》，特此说明。

——编者

# 目 录

译 序 .....	1
开幕前的话 .....	1
第一 章 奇西克林荫路 .....	1
第二 章 两小姐备战 .....	9
第三 章 丽蓓卡遇敌 .....	20
第四 章 绿丝线钱包 .....	29
第五 章 我们的杜宾 .....	44
第六 章 沃克斯霍尔 .....	57
第七 章 克劳利爵士 .....	72
第八 章 机密亲启信 .....	82
第九 章 全家肖像画 .....	94
第十 章 夏普交朋友 .....	102
第十一 章 田园淳朴风 .....	110
第十二 章 脉脉含深情 .....	128
第十三 章 有情与无情 .....	138
第十四 章 克小姐回家 .....	152
第十五 章 夫君初露面 .....	174
第十六 章 针插传书简 .....	184
第十七 章 杜宾买钢琴 .....	194
第十八 章 钢琴何人弹 .....	204
第十九 章 克小姐卧病 .....	218
第二十 章 杜宾做月老 .....	230

第二十一章	翻脸为嗣女	242
第二十二章	婚礼半蜜月	252
第二十三章	杜宾当说客	262
第二十四章	奥父取圣经	269
第二十五章	告别布赖顿	283
第二十六章	将返查顿姆	304
第二十七章	爱米入军营	313
第二十八章	随军低地国	320
第二十九章	布鲁塞尔城	330
第三十 章	《撇下的姑娘》	345
第三十一章	乔斯照料妹妹	355
第三十二章	乔瑟夫逃命	369
第三十三章	克小姐的亲戚	387
第三十四章	吉姆烟斗灭	399
第三十五章	寡妇兼母亲	419
第三十六章	无钱享福法	431
第三十七章	接续上一章	440
第三十八章	小户穷人家	456
第三十九章	看破世情章	472
第四十 章	夫家认蓓基	482
第四十一章	蓓基回老家	492
第四十二章	奥斯本一家	505
第四十三章	请过好望角	513
第四十四章	伦敦到汉普郡	523
第四十五章	汉普郡到伦敦	534
第四十六章	挣扎和苦难	544
第四十七章	冈特伯爵府	553

第四十八章	交游尽王侯	564
第四十九章	三菜一点心	577
第五十 章	平民琐碎事	586
第五十一章	能否解剧谜	596
第五十二章	斯泰恩行善	618
第五十三章	营救与灾难	629
第五十四章	战后星期日	639
第五十五章	题目同上章	649
第五十六章	乔治成绅士	666
第五十七章	近东游历记	679
第五十八章	朋友杜少校	689
第五十九章	那架旧钢琴	702
第六十 章	重做上等人	714
第六十一章	两盏灯火灭	721
第六十二章	在莱茵河畔	736
第六十三章	重逢旧相识	748
第六十四章	四处流浪记	761
第六十五章	正事与玩乐	779
第六十六章	情人的怒火	788
第六十七章	生死与姻缘	805

# 第一章 奇西克林荫路

本世纪过去才十余年，六月某日上午，阳光和煦。一辆私人大马车朝奇西克林荫路平克顿女校巨大的铁门驶来，马车套着两匹肥膘马，马具亮得耀眼，肥胖的车夫戴着三角帽，帽下是假发，车速每小时四哩。一个黑用人安坐在赶车座上胖车夫身旁。马车在平克顿女校亮闪闪的铜牌对面一停下来，黑人就伸开罗圈腿下了车。他一拉响门铃，就至少有二十个少女从这所气象森严的古老砖房狭窄的窗口探出头来。不仅如此，眼尖的人也许会认出几盆老鹳草上露出的小小的红鼻子，那是性情温和的杰迈玛·平克顿小姐，她也从自己客厅的窗口探出头来了。

“姐姐，塞德利太太的马车来了。”杰迈玛小姐说，“那个黑用人桑博刚刚拉过铃，车夫穿着新红背心。”

“塞德利小姐毕业离校前之一切必要准备是否已经完毕，杰迈玛小姐？”问话的是平克顿小姐本人，就是那位威严的女士，哈默史密斯一带的塞米拉米斯女王<sup>①</sup>，约翰逊博士<sup>②</sup>的知交，查博恩太太<sup>③</sup>的笔友。

“姑娘们早晨四点就起了床，帮她装箱，姐姐。”杰迈玛答道，“我们给她扎了一把花。”

“说一束花，杰迈玛妹妹，这样说斯文一点。”

---

① Semiramis,传说中的一位亚述王后，丈夫死后由她当政。

② Samuel Johnson(1709—1784)，十八世纪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兼词典编纂家，曾独力编纂英文词典。

③ Hester Chapone(1727—1801)，英国散文家，著有《增进才智信札》，名门望族纷纷请她执教。

“好的。扎了一‘组’花，大得像干草垛。我还把给塞德利太太的两瓶桂竹香露和调制的方子放在阿米丽亚的箱子里了。”

“此外，杰迈玛小姐，我想你还抄了一份塞德利小姐的费用单。这就是吗？很好……九十三镑，四先令。劳驾在信封上写上约翰·塞德利先生亲启字样，装上我致其太太之短简。”

在杰迈玛小姐看来，她姐姐的一封亲笔信像皇帝的御札一样令人肃然起敬。只有在学生毕业，或即将出嫁，或是像可怜的伯奇小姐死于猩红热那样的场合，才见平克顿小姐亲笔写信给学生家长。杰迈玛认为，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减轻伯奇太太的丧女之痛的话，那就是平克顿小姐通报该事的那篇虔诚而又令人折服的大作了。

这次平克顿小姐的“短简”大致如下：

太太：

阿米丽亚·塞德利小姐已在林荫路修业六年，今将其送回家长膝下，仆不胜荣幸喜悦。贵府斯文风雅之社交圈中，该生从此可占一席之地而无愧矣。夫人将发现，国中大家闺秀之令德，门第地位所需之才艺，温婉的塞德利小姐无一不具。该生勤奋好学，遵守校规，博得师长青睐。该生性情温柔可亲，校内长幼，无不喜爱。

太太将看到，于音乐，于舞蹈，于写字，于各种刺绣及缝纫，该生均可副亲友之最高期望。然于地理知识颇嫌不足。此外，仆建议该生今后三年内每日认真使用背板<sup>①</sup>四小时，日日不辍，因非如此不足以形成大家闺秀所需之端庄举止与风度。

---

① 当时用背板防止驼背。

太太将看到，于宗教道德准则方面，塞德利小姐不愧为辞典编纂巨子所屈驾光临、令人敬佩的查博恩太太所赞助的本校之学生。阿米丽亚小姐离开林荫路之时，同窗之友情，校长之亲切祝愿，将伴其同行。仆能自称为太太卑贱感恩的仆人，深感荣幸。

巴巴拉·平克顿 脱首

18××年6月15日

于奇西克林荫路

又及：夏普小姐陪同塞德利小姐来府。仆兹特别告知，夏普小姐逗留于拉塞尔广场不可超过十日。聘其为西席的显贵世家盼其尽早到馆执教。

写完这封信之后，平克顿小姐接着把自己的名字和塞德利小姐的名字写在一本约翰逊编的辞典的扉页上。凡是有学生毕业离开林荫路，她一律以这部有趣的著作相赠。封面上插入“某小姐于林荫路平克顿女校毕业时已故敬爱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临别赠言”一份。事实上，这位辞典编纂家的名字老是挂在这位威严的女人嘴上；因为他对她的那次拜访使得她名利双收。

杰迈玛奉姐姐之命从柜子里拿“那本辞典”，而她从柜子里抽出了两本。平克顿小姐在第一本里题了字之后，杰迈玛带着迟疑不决、怯生生的神情，把第二本递给她。

“这本给谁，杰迈玛小姐？”平克顿小姐冰冷森严地问道。

“给蓓基·夏普。”杰迈玛簌簌发抖地回答。她那干瘪的脸胀得通红，一直红到脖子上。她掉转身，背朝着姐姐，“给蓓基·夏普：她也要走了。”

“杰—迈—玛—小—姐！”平克顿小姐一字一顿地喝道，“你没有